

爲主婦所等。又焉能顧他日之天道耶。嗟夫。天道雖好。然而苦命人恐不能見及矣。

自茲以後。朝朝。夜夜。打。舊痕未退。新痕復來。新肉未生。舊肉復爛。嗟夫。瘦弱之軀。焉禁鞭撻。淫威之下。遂多淚漬。是時之我。豈復有昔之丰采。臉霞盡消。眼淚若死。枯骨稜稜。生氣奄奄。雖我父母見之。當亦不識我爲昔日依依膝下之愛女也。

怪現狀之一幕

徐哲身

一場大雪。祇落得那般窮人叫苦連天。這個雪雖是無知識的東西。他却勢利得很。彷彿在那裏替有錢的張富焰。抬身分呢。當這個時候。一間破屋裏。有一個二十三四歲。滿面煙容的婦人。裹了一牀破絮。拿了一枝煙槍。眼淚鼻涕的。在那裏數落伊的男子。到底還是真個傷心呢。還是發了煙癮。一時却無從分辨。祇聽伊說道。我這樣的姿色。擺在上海灘上。雖稱不起第一美人。但是裝扮好了。光降遊戲場中。祇要擺眼波一瞟。還怕那一般害色癆的。不像蒼蠅見了血。送金錢來供我揮霍嗎。無奈我是一個最重名節的婦人。伊正說到這裏。忽見伊的男子。在那愁眉不展的面孔上。露出一點冷冷的淺淺的笑容。伊也不覺兩頰頰泛桃花。怒目向男的道。你不要在那裏冷笑。這般的藐視我。以爲我做姑娘的時候。便與你……說到這裏。又嘆喟的一笑道。那是對你個人的特別辦法。旁人那能援例呢。我自從嫁你六七年。只有去年。不曉得怎樣交上。狗運。算你做了買辦。戲館酒樓裏面。方才有我一份子。那時候。我不是恭維你嗎。總以爲從此好大出風頭的了。誰知你輕船不能重載。曇花一現好景難留。現在弄得吃盡當光。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若去轉轉的念頭呢。又不是我這樣守婦道的人。所肯做的。伊的男子。聽了他妻子鮑水花說了半天。便答道。你這些說話。像煞上課的。每天總對我說一遍。我耳朵裏早起了老繭。我范鉢卓。雖然文不能折字。武不會

當兵。但是去年也坐馬車。出過風頭。那一個不稱我少年英俊。商界鉅子。目今暫時變態。也是李廣數奇。一旦遇著貴人。立時就要揚眉吐氣。你每天的嘰嘰咕咕。差不多想另去嫁人。我是一個七尺昂藏的奇男子。聽不得這些無情無理的話。你難道馬前灑水的一齣戲。都沒有看過嗎。水花那裏肯服輸。便千鳥龜。萬忘八的罵個不了。正在勃發的時候。外面走進一個人來說道。我的那一千銅板。今天是要定了。萬萬不能過門。水花聽了。不覺花容失色。大吃一嚇。疑心是燕子窠裏來討煙帳的。等到仔細一看。方才見是從前伊男人洋行裏的茶房阿五。便放了心。笑臉相迎道。阿五哥。你的一千銅板。早就應該還你。實在伊不爭氣。今天不便。你能不能再借一千。改天一并奉還。阿五笑道。一個皇皇然的買辦太太。向茶房借一千銅板。真是奇事。說着便拿出七角小洋。走到床邊。遞與水花。水花急向破絮裏鑽了下去。像是恐怕阿五看見伊身上的樣子。在被底下。央求阿五去挑了六角半的烏煙。半角小洋的希飯同小菜。也不管伊男的餓與不餓。便自己吃了起來。吃完又嘖嘖的過伊大癮。阿五對鉢卓道。你這樣的硬挺。也不是個事情。總要尋一腳生意才好。你的換帖子弟。卜嗣仁卜大人。已經做了此地稅務局的總辦。聽說那局裏的會計員一缺。出息比你從前那買辦還要好呢。鉢卓聽了急問道。真的嗎。阿五道。誰來哄你。今天晚上。卜大人還在一枝香大請客呢。鉢卓登時興致勃勃的說道。這就好了。這就好了。他從前大驚其脚。還是我把他拉到行裏。後來居然大得其法。對我說過。我是他大恩人呢。鉢卓也不等到晚。便往一枝香門口去伺候著。沒有多少時候。果見卜嗣仁坐了汽車。如飛的而來。鉢卓急忙上前迎住道。老把弟久違了。卜嗣仁見了鉢卓。彷彿像不認的一樣。直向樓上而走。鉢卓又急急的叫道。卜總辦。你簡直不認得我范鉢卓了嗎。嗣仁聽了方停步向卓望了一望說道。鉢卓。你怎麼弄得像叫化子一般。你是不緊要緊。我却攤臺不起呢。(未完)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海內外名士惠顧請逕寄上海南京路五九號商務印書館發行部預約。此布。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十七日 壬戌年十二月初一日 星期三

小說日報

徐哲身

第四十五號

今日張三售大洋三分

本設上海交通路一百三十號華電局內電話七九

封面長	行三行	起碼每	日每行	大洋六	角中縫	同普通	刊行每	後幅短	行每字	四厘長	期面議
印刷	者光	明印	刷所	上海	派克	路中	八十	九號			

本報刊登國貨公司廣告 本報刊登國貨廣告取費從廉如蒙惠登請與廣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也

定閱本報特別減價 凡已定期滿續定一月者照定價九折(八角一分)三月以上者照定價八折(二元二角)半年以上者照定價七折(三元五角)全年以上者照定價六折(六元)再贈報七天半年期滿再贈半月全年期滿再贈一月補訂者照此辦法郵票代價十足計算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 須先期到校報名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函報亦可報名應物 投考時隨帶筆墨及本生最近四寸半身小照二張

本校給用 納費 如由郵局匯票或銀行匯票寄下郵票不收空函無論取否此費概不退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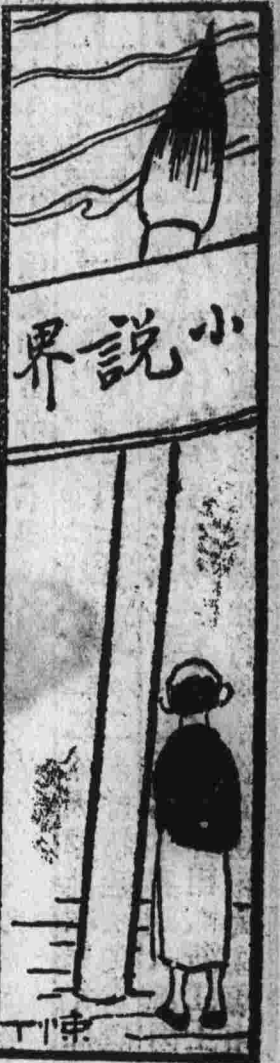
郵票十分詳示 通信處即當寄奉不誤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凡 考期 正月廿八日開學三月住址 法租界四三號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本會此次因水災災區廣闊災民至數百萬之多奇災浩劫古未聞現經各災承惠捐款請逕寄本會或杭州中國銀行聖約翰分行收據登報鳴謝謹此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張乙盧君第二次來函

小說話

又潘君言。對於現出之雜誌。加以公正之批評。此事果行。甚願樂聞。但是項著作。立論甚難。過刻既有傷忠厚。一味標榜。又失批評之價值。且因此引起同文之惡感。亦覺無謂。此不可不三思也。

(二)校訂 校離之難。如掃落葉。昔人已先我言之。微之於古。有以傳鈔而失者。如魯三寫而為魚。盧三寫而為虎。有以音譌而失者。如小孤而為小姑。拾遺而為十姨。別風淮雨。失於疑義也。壯月牡丹。失於形似也。若此之類。未能枚舉。植字偶誤。以答校對。似近於苛。但古今妙文。有因一字之訛。而原意俱失者。此不可不慮也。他人之稿。弟且不論。若拙稿登於貴報者。于役誤為校訂。于思誤為校對。詔秀誤為貂秀。香腮誤為花腮。誰家院。落一家字。此皆弟命人抄錄之誤。不能諉諸校對。然於今心常若耿耿焉。以吾推人。當亦如此。鄙意二公著作等身。文名滿海內。文有疑義。何妨勇改。投稿者大半聞聲相思而來。守古人他山攻錯之訓。當無異議。二公何不一試行之。此所望於二公者三也。

(未完)

小說



孫緯才新法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最新發明特效藥水注射每針一元功效速立斷根金針注射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中法大藥房對面花柳病專科診所
電話二四四號

父。我哭曰。我安敢怨老父。我安敢怨老父。我惟怨我一己之苦心之淚。

斯時病榻上之老母。聞哭泣聲。乃微喟曰。月娟。汝胡為者。豈汝老母之病將不起乎。若果如此。亦大佳事。胡哭為。我聞母語。急趨至榻旁。撫母之手而泣曰。母之病托天之福。可獲全愈。而不孝女兒。將永離膝下矣。母訝曰。兒言何旨。我即以適才之事告之。母喟曰。吾不驚兒焉。我哭曰。母母然。不驚兒。母安所得食。更焉能得醫藥。以兒故陷母於死。兒罪大矣。况母死父命焉保。母雖愛兒。實益兒之罪也。母其謂然乎。斯時父至亦曰。兒言良是。我母不語而哭。父見我二人哭亦哭。嗟夫。一家之內。竟成淚國矣。

越日與盧來。謂欲借我行。我母知不可強。乃聽之。然其老淚已縱橫兩頰矣。猶強笑謂我曰。善事汝主。勿以我為念。是時我心宛如刀割。欲行復止。無如彼無情之惡魔竟攫余而行。嗚呼。自墮地以來。未嘗一日離膝下。今竟不得已而別我朝夕相親形影不離之父母。而至素未謀面之地為飯計。自此以後。我父母之聲音容貌。又豈能入於我之耳目心中乎。

嗟夫。吾嘗謂生離死別。為世間最慘痛之事。今日思之。生離之苦。甚於死別。死別之慘。不若生離。蓋死者死矣。生者雖哀。然明知死者之不可復生。故其思也有時。其哀也有節。惟生離則不然。平日朝夕聚處。形影不離。今忽天涯地角。形單影隻。我望彼止。我心如割。彼見我行。彼心如焚。然我之不能從彼而止。猶彼之不能從我而行也。嗟夫。日日相聚。生生分離。他日相逢。僅有一線之希望。初不知其為何年何月何日也。惟其有一線之希望。故思之焉愈深。惟其思之焉愈深。故生離之時為尤苦。我既至乎李氏。見彼之所謂主婦者。衣肥服。塗脂粉。高坐堂皇。頤指氣使。見我入。即移其目光全注於我身。自上至下。自下

苦婢語

王衡

嗟乎。誰非人子。誰無父母。迫於衣食。為他人奴。脚踏地。眼眼看生人。已足描寫其苦楚。而况復毒之主婦。復時時施其酷虐之手段。哀哀婢女。呼天無路。顧地無門。茹苦含辛。吞聲飲泣。見者酸鼻。聞者傷心。茲篇為一婢女自述其經過之苦運。惜予不能運生花之筆。為之繪影繪聲焉。我命何苦。世間苦命人。恐未有如吾之甚者。嗟夫。我述至此。我心已碎。我血已枯。我聲已嘶。我淚已竭矣。我向謂生為女兒。即有種種不幸之事。隨之於後。不料今果然矣。嗟夫。昔日臆測。竟成讖言。

我生之時。父母非不鍾愛。嗟寒問暖。愛護備至。使我能長依膝下。寧非可喜。不幸而時遭荒歉。衣食有不周之虞。况一家三口。恃乎一人。又焉能濟。然使我父而年富力壯。或可勉力維持。不幸吾父年已耄矣。血已衰矣。又焉能多勞。然使我母而身健體旺。或可助父一臂之力。不幸母又困頓靡靡。動輒喘息。使我而能代母助父。則我或不致墮入苦海。不幸我年幼稚。雖有此心。實無此力。以此種種原因。而彼惡魔乃漸近我身矣。

先是鄰有吳媽者。傭於城西李氏。居嘗歸來。輒稱道其主之富。曩日忽來訪我父。密談良久。我父初則頻搖其首。繼則微嘆。終則領首苦笑。媽雖與我父語。而其目光時及於我。我心忤然動。以為媽之來將不利於我。於是留神竊聽。但聞媽曰。小妮子後福無窮。……嗟夫。我聞此語。如墮入五里霧中矣。

迨媽去後。我父始嘆息謂我曰。月娟。汝非吾女矣。言已歎泣下。我驚曰。父言何旨。父曰。頃吳媽來言。渠主婦欲購一婢。吾已以汝允之矣。我曰。父乎。父竟忍心賣汝愛女乎。父嘆曰。我不賣汝。我命不保。我死爾母女焉能生。爾汝則我命保。我命保則爾母之命。亦可保。汝則身入富家。可以無憂無慮。是我之冀汝。出於不得已焉。月娟乎。愛女乎。汝勿罪汝墓木待拱之老

至上。約三四週。始聞吳媽曰。渠即若曩日所言之人歟。吳媽曰然。渠乃詢余曰。爾名奚若。我以月娟對。彼乃詔余曰。汝既為吾家婢。當勤汝職。毋怨母意。不則當以答扑從事。我聞此語。不禁身戰而體慄。嗟夫。我去慈母之懷。而入虎狼之窟。天下可慘之事。甯復有甚於此者耶。

退而問吳媽。主人姓奚若。媽曰。主人貌雖慈祥。而性暴厲。稍有不適。輒鞭婢以雪恨。嗚呼。媽之言不啻預言。蓋是時主婦忽大聲呼我。我急入。而主婦已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戟指而罵曰。賤婢。汝來尚未一日。而已刺刺不休。欲探聽汝主之秘密乎。是不可以不懲。乃行近我前。搗我之耳。痛如刀割。掌我之頰。頰如胡桃。嗟夫。我在家時。父母愛我。實我風吹雨滴。猶慮或傷。今我為人奴婢。主婦鞭我。我身不痛。彼心不快。我肉不破。彼手不罷。嗚呼。何人心之各異焉。

主婦性既酷虐。我乃畏之如虎狼。聞其聲。見其影。色必變。而小主人又酷肖其母。時以惡聲向我。我以下賤之軀。安能不低首下心。博小主人之歡。藉以減少主婦之筆。無如我愈殷勤小心。愈不能博小主人之歡。更不減少主婦之筆。猶憶一日者。吾方逗小主人以為戲。小主人欲騎我背上。我初不肯。小主人哭。主婦以為我欺小主人。遂笞我曰。汝欺我子。我笞汝。噫。冤矣哉。我而打小主人。主婦笞我。宜也。今我於小主人。初未敢傷其一毛。而主婦不察。以為我欺小主人。無妄之災。天外飛來。嗚呼冤哉。然小主人見主婦笞我。則引以為樂。主婦見小主人笑。則復盡力笞我。嗟夫。我猶人焉。彼猶人焉。何為欲取悅於彼而蹂躪我乎。豈我應為彼之玩具乎。嗚呼主婦。勿謂汝富。可以任意笞人。須知花無常好。月無常圓。設今之小主人。不能克紹箕裘於後日。則汝子所生之女。或將與我同道。况天道好還。以主婦之戾氣所鍾。又安能保小主人之不為敗子乎。然主婦祇知取悅於今日之小主人。又焉能顧他日小主人之小主人。我今日已

海上之衣列傳

雲壤之判因兩樣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
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極廉也茲已印竣洋裝精
▲全書六冊 定價六元 特價六折 一月內為限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局
●堂之奇書 驚世之龍者 應於兩先生書見之海內 蘇林得其寸紙 尺縑 珍逾拱壁 珍逾拱壁
●堂之奇書 驚世之龍者 應於兩先生書見之海內 蘇林得其寸紙 尺縑 珍逾拱壁 珍逾拱壁
●堂之奇書 驚世之龍者 應於兩先生書見之海內 蘇林得其寸紙 尺縑 珍逾拱壁 珍逾拱壁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鑒得此一編玉梨
魂且瞠乎在後邊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李君肖白工書法尤長六朝體求者
接應因定潤格以公同好
●聯 四尺一洋 五尺一元半
●聯 六尺兩元 八尺四元 屏條同堂
●幅 加倍 扇冊一洋 手卷每尺一
●洋 匾額 每尺每字一洋 名刺
●每字二角 題跋壽屏另議 泥金
●照潤加倍 自然山人王震代訂
收件處北火車站慶祥里市北公學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天嘯嘯天嘯嘯

張舍我 短篇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著筆不落恒蹊且一篇
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
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為確有見地故讀先生
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欲其意味之永傳也本社茲特商請先
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為專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
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
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為歡迎當擇其言
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為酬之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刊增刊徵文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瀾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讀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裝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洋書 雜誌 新編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冊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紫蘭花片

●出版日期 每月二
●出版月出一冊全年
●定價大洋二角
●定價大洋二角
●定價大洋二角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此書中有
君不可不一讀
此書中有

星明界誌 雜誌 聲 浙

●念紀行發
(書風西精贈)
●片景湖美送
本雜誌係浙聲學社同大所組織由曹西崖主任編輯
胡亞光主任繪圖每月發行一期現已出至第四期以
研究學術改進為宗旨內容豐富俱係海內外名家著作
封面用三色版精印美觀無比本誌為普及各界起見
每冊售價大洋五分(外埠加寄費半份)茲值發
行伊始特定閱本誌者起見凡定閱本誌半年連郵
祇收大洋二角六分再贈玻璃版精印西湖風景畫片兩
張此項畫片以贈完三千張為限幸勿失之交臂也
代洋十足通用寄杭州東街莫衡衡浙聲學社發行部
(請聲明閱何日何報)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一二三四五現已出全每冊二十餘萬言
●本報一二三四五現已出全每冊二十餘萬言
●本報一二三四五現已出全每冊二十餘萬言

朱增宗 博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新語林
陳瀛一先生四年前嘗為
司鑒公暇左丞嘉譽當世人物以
為談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
丰采知之特詳嘗仿世說新語著新
語林八卷分德行言語容止雅量等
三十六門其全書內容價值悉見於
各名人序跋中今選錄於下
楊士琦 取材精而用力勤二十年
間見聞所及網羅無遺件件悉備
楊士琦 取材精而用力勤二十年
間見聞所及網羅無遺件件悉備

屋父愛文

並非我不肯效勞。實因我們平日。却不和這些人往來。現在要替你疏通。也屬無從着手。若要我們替你還債。我的力量。你是知道的。自己果然辦不到。也不能代你張羅。你別疑我是故意推諉。實在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啊。春帆聽了。也知道我都是真話。但在無可設法之中。總希望我能穀幫他一點兒忙。只得又再三哀懇了一回。我想了一想。春帆兄。你自己估量估量。這裏一點器具衣服等項。一共還值得多少。春帆呆着臉。說道。這一個。連我自己也不清楚。你打算教我丟了他。就這麼一走了事麼。我點頭道。是的。我想。你橫豎沒有什麼事情。此後上海地方。大可不必再來。這些紅木器具。買的時候。自然要千把塊錢。如今要帶回去。水腳盤費。也不犯着。若在上海拍賣。那也值不到一半價錢。至於衣服一項。我却不曉得。你究有若干。好在現時天氣還冷。幾時你要動身。我們可以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九十三

東越許廬父著

約幾個朋友來。吃吃飯。打打麻雀。到了夜半以後。大家替你披上一件。也可將頂值錢的。拿點出去。剩下的就丟給你那熱心朋友。也自然會替你去設法還債呢。春帆聽到這句。面上紅了一紅。我又笑了一笑道。除此之外。我是老實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幫你的忙了。春帆又遲疑了一回道。難道這批人真個會監伺我的行動麼。我道。這個自然。既你那好友這般說了。他爲脫卸自己担保責任起見。便是這些人不曉得你要走。他也要去通知他們。趁早提防你呢。春帆聽了。又切齒痛恨了一回。我忙又笑道。這又何必氣急。此刻你要用計。還該鎮靜一點。別教他們看出風色才好。春帆點頭會意。又說。從明天起。自己就該放出得意的神情來。只說款子有了把握。一兩天內。一定可以弄舒齊的。這樣一來。他們一定不起疑心了。我聽了。微微一笑。並不說話。正在這時。忽聽外間時鐘。敲了三下。

九十三

東越許廬父著

我便立起身來。說明天還有事情。不能再坐了。春帆不好再留。只得親自送我下樓。直到門口。兀自依依不捨的。眼瞞着我。像有無窮希望。繫在我的身上一般。我心中覺得他着實可怪。便又安慰他幾句。方才坐車回去。過了一天。春帆果然請我們幾位朋友吃飯。又打了兩桌麻雀。我們每人。替他穿了一件皮衣出門。到了次日。春帆前來辭行。說他前後門果然有許多不三不四的人。監伺着他的行動。我就勸他不必再回去了。就此帶了衣服。動身去罷。春帆聽了。想了一想。不覺悽悽惻惻的。向我再三致謝。我又有點放心不下。特爲約了天揚濬人沛生等三四人。一同送他上了火車。方才回局。光陰易過。倏忽之間。又過了一個多月。這時南北和議已成。南京政府取消。公推袁項城做了總統。在北方組織內閣。召集國會。做一樣。像樣裝龍像龍。裝虎像虎。中華民國的表面。果然有了共和的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九十四

東越許廬父著

九十四

東越許廬父著

本報特別啓事

本俱樂部第三期擬塵父
自行值課題爲「奇遇」乞
應徵諸君從速賜稿爲幸



***消寒俱樂部

讀書樂

愈天憤

綽綽子弟。那一個喜歡讀書。簡直讀書是他第一件苦事。可是龍漸揚却不是這麼說法。他從十三歲起。便鬧着他老子。要進什麼蘇州楊樹中學。南京指北大學。上海寬文大學。他老子有的是錢。很能殷孝順他兒子。要什麼是什麼。一年裏頭。至少要換上四處學校。總是等不滿四個月。便要退出來的。他那退學理由。不是說先生教授不好。便是說服食起居不便。可是那些學費。膳費。僕費。書籍費。講義費。到一處總得開銷一處。額外還要加倍的零用錢。人家看他好似一位視學員。他老子呢。只當他是一級一級的升學一般。平常和人家說。年輕的子弟。喜歡讀書。總是件好事情。我家漸揚在外面的用度。看似很大。其實我有錢。不栽培子弟讀書。我也對不住他。所以我一身喫着。初

可減省。他讀書的費用。我總不去計較他。

上讀書。早已大學畢業了。那知他在外只借
着讀書的名目。好向他老子要錢。其實他只
掛個空名。一天到晚在外面去做他的賞心樂
事。大凡墮落少年的舉動。他已由初等到高
等。中學到大學。戴上博士頭銜了。他自己
常常誇說。別人怕讀書。真不知讀書中間
有許多快樂事。我要不是借着讀書大名的。
那裏來這些快樂呢。我記得四時讀書樂中的
。「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那
便是龍漸揚腹中學問的代表。咳。如今的龍
漸揚。房子也賣掉了。田地也送掉了。天天
在街頭巷口。向熟識的人。討幾個錢用。他
要是回想道前幾年的讀書樂。真是說不盡的
苦呢。

讀書樂

梁達甫

本報俱樂部。第二次徵文。題是讀書樂。據值課的盧父先生說。題雖是舊。文却要新鮮。我看了。就想著說道。這不難煞人麼。心裏一盤想一邊拿起筆來。寫了讀書樂三個字。依舊把筆放下。托腮凝思。覺得無從說起。猛不防背後有人拍我一下。嗤的笑道。你又在這裏自尋煩惱了。我一看正是我的表妹釋英。我就將計說道。好容易想得資料。被你一嚇。又回到九霄雲外去了。你陪我纔好。否則不行。釋英將紙一看。見寫着是讀書

樂三個字。就冷笑說道。虧你說得出。人家

(完)

光明印刷所廣告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
機器精製中西鉛字
銅版梓版鉛版石版
黃楊木版承印中西
書報圖書雜誌證書
銀票禮券章程股票
帳單商標招貼支票
獎券息摺傳單地圖
滙票文憑仿單簿冊
名片兼製西式帳簿
髮網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玉梨魂

書經十餘載數達
五六萬以上近年
來新小說流行之
廣無有過此書者
口碑載道奚待贅
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雙雙記

是書原名打鴿子
為枕亞先生與友
三傑作經先生與
天價君逐章加評
閱者與讀者若心
誦痴情欲託紅裙
探幽探微文筆絕
歎嗜痴諸君盡興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雪鴻史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
有自來言情小說中第一
心亦不為凡情所限
不喜作詩詞過尺玉
用五言不盡其妙
止二百餘字而厚
是書後二十餘年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十六名家文選

此書選古今名家
文字六十字自
共得六十字自
之安多而所
不之各體而
遊之文較之
無愧焉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廳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家一百號



心心心
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
電話六六六

中國偵探談

坊間流行之偵探
小說自偵探集
先生中國偵探
生人偵探集
君一現其書
探者所著之
偵探之軌
▲定價七角

益眼公司
到南京路
要配眼鏡請

不報報

裝訂成者不在此例(一)酬金每屆隔月終向本報編輯部收以與他種稿件相混
(二)來函關於稿件者請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與他種稿件相混

狗乎狗乎。汝善奔走。故有走狗之名。然而
慾望難填。得則則復得。汝雖奔走。道路
彈精竭慮。亦難免吃力。弗討好之。嗟夫。
狗乎狗乎。汝為畜生。狗洞為汝之門戶。狗
盆為汝之飯碗。狗窠為汝之牀榻。司夜守門
。為汝之天職。若欲妄自尊大。恃汝狗運之
亨通。而咆哮乎東西。狎獵乎南北。則狗肉
豈可以充羊。狗尾豈可以綴貂。君子曰。不
度德。不量力。汝之謂焉。
沈劍淵

營雪案幾經年。得到文憑喜欲顛。豈料窮
時難作價。可憐不值一文錢。
駕湖新維旅館。一昨有某旅客與館東口角。
嗟嗟不休。嗣後探悉旅客係法政學校畢業
。來禾訪友。適赴滬。因囊空如洗。欲
歸不得。祇得寄跡旅館。以俟友返。無如
房資賄賂。欠積數金。館東索討。某硬將
畢業文憑作爲抵押。館東識其不值一文。
是以大起交涉云。
無才庸試怨天公。心事重重窮莫窮。妻問考
時何苦楚。愁言自覺腹空空。
我禾陳某。腹筒甚饒。為噉飯計。不得不
受檢定。此番勸學所補考。而陳某胸中百
結。愁眉雙鎖。未入場時為尤甚。其妻悉
其原因。戲言曰。試非難事。何憂為。假
如我生育痛苦萬分。未嘗憂愁。况考試毫
無苦。祇須略用心思。稍動手腕。即可
了事。甲曰。你生產雖痛苦。然腹內有貨
。不若我腹中空。搜索不出也。
雲房冷落惹情牽。老小同參歡喜禪。未靜六
根空色相。僧尼配合亦前緣。

驚水之北。有烏庵。老尼太與某寺小僧
結不解緣。此真趣聞也。
每見窮兒。雖不偷米又拋。
被人窺破。雞不偷米又拋。
嘉興東柵朱某。家貧。一夕被偷兒掩入。
。即解衣鋪地。意欲包羞。詎料朱某臥床
假睡。靜聽舉動。迨至解衣鋪地。即從床
伸出手來。將衣抽入口中。大呼有賊。偷
兒逃出。口中大罵道。不要面孔的東西。
你家豪無損失。我却有衣裳一件。已被人
偷去了。朱某笑而答曰。此之謂偷雞不着
。蝕把米。(贈書券四角)

中國舊戲的成分
胡奇塵

我不懂中國式的舊戲。也不懂外國式的新戲
。不過憑我種種觀察。覺得中國舊戲與新戲
。取徑不同。拿新戲的眼光來看舊戲。真是太
不合情理。拿舊戲的眼光來看新戲。也覺得
新戲太簡單了。
因為新戲是很簡單的。不過是表演事實罷了
。舊戲是複雜的。他的分子很多。混合而成
。流說來。可以知道舊戲是甚麼了。中國有歌
。外國也有歌。中國有舞。外國也有舞。成
為一舞。在中國能將歌舞聯結起來。
先有歌。而後有舞。而後有舞。而後有
表演事實的舞。由此二者聯合。而又輔之以

音樂。佐之以化裝。(如臉譜)於是成為今日
的戲劇。這其間也不知經過多少結合和變化
了。但是他的成分。可解剖如下。
紀事的歌。舊戲。
表演事實的舞。舊戲。
化裝。舊戲。
再看新戲的成分是如何呢。
表演事實。新戲。
如此。新戲不過舊戲中的一部份罷。然新戲
別有好處。也不可沒。所以我說取徑不同。
不能相提並論。

旅粵瑣談
林紹福原稿
張乙應潤辭

西門內舊將軍署。前日有一老者暴卒。殮葬
後。有神棍布散謠言。謂該更輒暮夜出現。
並於該處豎立頑石。中題梁某昇仙於此。於
是一唱百和。香烟絕盛。偶然喚作木居士。
便有無窮求福人。時至今日。此等陋習。尚
不能絕。可深浩嘆。
新會李環浦先生。著有珠江竹枝詞二十首。
於東粵風俗。描寫盡致。茲錄其四。古墓為
田長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採茶人唱花田
曲。舟泊橋邊隔樹聽。夢回斜日透窗紗。新
試盤頭顧渚茶。岸上不如船上樂。青山綠水
是兒家。船泊沙頭莫便開。柳湖繞過午潮來
。請看魚藻門前水。流到瀝洲也却回。黃木
灣深粉蝶飛。白鵝潭漲錦鱗肥。今朝正好游
花境。玫瑰花開隔紫微。



藝林

林節婦傳

林節婦傳。越之嵒鄉人也。父林二。慷慨仗義。有朱郭風。好使酒。里人咸敬畏之。子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筆割

劍池濡血室漫筆

吾禾當湖。李潛修女。許字單氏。未出閣而

夫卒。女欲歸單氏守志。父母憐其年少。姑緩之。比服闋。女作絕命詞。自經死。單氏聞之。迎柩合葬焉。茲錄其詞。以事閱者。 (惡耗驚傳最慘人。幽明路隔淚盈巾。幾回欲絕心猶轉。不忍長拋白髮親。)(今朝決計欲長辭。君在黃泉可得知。只願雙棺同穴葬。幽冥渺渺好相隨。)(讀之令人悽然。某君所作社會百詠。以談諧之筆墨。寫社會之現形。信口何妨假作真。除却老身一人外。世間個個是佳人。繪聲繪影。的是媒婆口吻。可謂刻劃入微矣。 嘉善有一鴈塚。相傳明宣德時。有以隻鴈餵邑令。鴈哀鳴不已。一鴈自空下。隔籠交頸而死。里人義之。埋於邑治後園。至今呼為鴈塚。沈子康客。曾詠其事。盧汀秋老月光微。雙影平沙伴侶稀。不及雪泥封鴈塚。也知同死勝孤飛。 浙紹之西郭。有二村。曰女畝。曰娘鄉。余曾一遊。相傳金人擾浙時。有某氏女。率衆禦敵於此。其母居鄰村。亦結衆相助。其地遂以是得名。此事未見記載。而故老相傳如此。殆必不謬。誰謂木蘭紅玉。古見僅見耶。 嘉興城內之天星河。為鴛湖五河之一。逢潮汛時。亦應潮而水漲。是以雖旱不涸。曩聞人言。曾獲黃魚於斯。民國三年正月忽有鰱鰻盈萬。發現於此河之畔。相處成堆。或以十數或以百數而聚集也。開動全城。觀者羣集。莫不以爲奇。月餘而散。 提督趙。起家伍卒。不識文字。被囚某處時。令幕友草檄求救於曾文正。幕友方歷叙被圍情狀。提督奪其筆曰。當此一刻千金。尚容構思耶。即取姓旗。於飽字外加圈數圈。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爲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實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發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往來既便。按每屆陽曆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欲代爲代售。請向本報接洽。 (一)承辦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刊附贈。 (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爲各埠同志。愛閱本報。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爲準。小說日報社發行部啓。

醫話

四海奇病誌

醫隱。應主孫。才著。

友人許廣父先生。以古文名大江南北。尤工說部之學。一編出世。萬人爭購。洵近代文學鉅子也。往歲與余共居滬上。值隆冬。雪花如掌。冷不可支。先生獨居小樓。以著述自遣。以冷故。熾炭於爐。以取煖意。已而火大熾。炭氣觸鼻。而先生不覺也。余方以事上樓。入門即駭曰。炭氣盛如此。不慮致病邪。先生悟。旋覺頭痛。余爲啓窗。內入空氣。先生因倚窗坐。與余雜談久之。覺神志大清。頭腦畢爽。時已夜深。余辭去。夜不得眠。達曉方纔而睡。速午始醒。覺口部微向左歪。對鏡細視。即亦無他。因置弗爲意。延至翌日。歪益甚。語言飲食。皆不自在。再延鏡視。則歪狀可見。而眼部亦作同一趨勢。向左而斜。始大駭。以告余。余爲細察之。果然。憶昔年余婦曾患此症。係爲毒風所吹而起。後用金質器具。向歪處鉤之。又用鐵血塗面。衆方雜奏。始獲痊愈。究不知何者最效。且眼部尚有歪斜痕。迹越二十餘年。卒不能復原也。今先生之症。恰與

語

情天恨語

心英。

六才子云。願天下有盡人。都成眷屬。洵有情人之心。願至語也。讀者至此。有不首肯至再而表同情者乎。雖然。芸芸衆生中。有情人有幾何。終其身未遇知己者。去其幾何。即遇知己矣。而爲種種環境所迫。卒不克成爲眷屬者。又幾何。若是。吾又安得不讀才子情語。而爲天下有情人一哭。然而吾仍願勝環境。致爲情場俘虜。此其痛苦。較之戰

諧海

嘲狗文

王衡。

日昨之夕。余嘗徘徊道左。忽有一狗。迎面而來。趾高氣揚。時搖其首。時擺其尾。見人輒搖尾不已。一若自鳴其得意者。因而有感。歸作斯文以嘲之。 狗乎狗乎。而乃結汝狗黨。坐踞當道。運汝狗脚。刮削地皮。更復狗頭狗腦。蠅營狗苟。鑽縫覓路。效彼狗偷狗盜之行爲。則我有打狗棒乎。汝善理財。故有財主之稱。然而無米之炊。巧婦難爲。汝雖自鳴多能。亦不過剝肉補瘡。移東補西。嗟夫。換湯不換藥。於事奚濟。 狗乎狗乎。汝善劃策。故有軍師之號。然而秀才碰着兵。有理講弗清。汝雖天花亂墜。亦不過博得狗嘴裏吐出象牙之詞。嗟夫。畫虎不成反類犬。適形其醜而已矣。